

人文视点

诗海拾贝

一缕幽香压千红

陈介秀

再读潘玉珂先生时,已经走过小半生。二十多年前,文、燕、曼和我在兴贤中学教书。她们仨家住霍童镇上,我家在兴贤村,自然周一到周五大家常聚我家谈青春说人生。一到周末,我们的阵地就转向霍童镇上,或街巷访古宅踩石板,或溪畔摸鱼飞石,或田畴采花捉蝶,优哉游哉的,简单又快乐。我们被长辈戏称为“霍童四朵金花”,其中既有对我们天真烂漫的艳羡,也有对我们蹉跎光阴的奚落。青春年少只识平原易野,不识人生风雨。

第一次听闻潘玉珂先生,是来自燕爸爸一次不经意的提及。大致是说,潘玉珂先生是霍童镇第一个外出求学的女子,才华横溢,因家庭变故,选择放弃外面广阔的世界和美好的前程,回乡,独自一人扛起家庭重担,后来还遭受种种迫害。少不更事的我当时听这一耳朵,瞬间像被电击到,打了一个激灵。一个个疑问浮现脑海。人生怎么会有突然降临的灾难呢?如花似玉的年龄,不应恣意驰骋自己超群的才华吗?从此,潘玉珂这个名字和美丽的名字,就像一片迷人的大海,在我心里波光粼粼,白浪翻滚;也像一个不解的谜,悠悠牵动我的情思。

那时我们常去燕家,也欢喜去。燕家每天欢声笑语不断,一家人其乐融融,连空气里都弥漫着幸福的味道。燕妈妈温和、大气,待我如亲闺女。燕爸爸幽默风趣,快乐得像个大孩子,经常跟我们玩得也不亦乐乎,是我们的大朋友。燕爸爸很宠爱燕妈妈,也总把燕妈妈逗得满脸岁月静好。燕一家人脸上的笑容,轻松、甜美,让你看到最好生活的样子。

燕家是木房子,在霍童街尾,恰好潘玉珂先生的老宅也在霍童街尾,两幢房子离得很近。在我出入燕家时,总会不由自主想到潘玉珂先生。

霍童街尾就是一席洞天之地,街道两旁是联排的土木结构的房子,也有明清时期建造的大厝,一座挨着一座。走进霍童街尾就像走进一段逆流的时光隧道,幽深而神秘,你可以在这里浮想联翩,对话过往的人和事,畅想一段段不可言说的传奇故事。

多少次,我走在霍童街尾石板路上,随着向前延伸的幽静,竟与少女时期的潘玉珂隔空相遇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女,身着淡蓝色的大襟上衣,黑色袄裙,花布鞋,时而数着地上的石子走路,时而驻足仰望天空,满眼星辰大海。我好奇于她天真无邪的脸上竟嵌着一双那样深邃的眼睛。是对未知的渴求?是对未来的憧憬?我向她追问答案,而她只是笑而不语,渐渐远去,留给我无限的遐想。

如此,潘玉珂先生的老宅成了我多次探访的秘境。一次次,不闭的大门将我带人深宅。大厅的雕梁画栋,以及窗棂的镂空格花,一一展现了潘家往日的辉煌境况。我摩挲着大宅内每一处精美的雕镂和图案,沉浸在一个美轮美奂的虚幻世界,也恍惚看到潘玉珂小姐在富养中一天天长大,长成优雅从容、气质如兰的好女子。

意识在流动,世事在变迁。曾经的大宅千门万户,如今只住几户人家,偶有几声稀疏的脚步声,像在诉说昔日繁盛不再的寂寥。当我想再找寻潘玉珂青少年时期无忧无虑的绰约身影时,才发现她已主动把自己换成一个不停忙碌劳作的中年妇人。她褪下了往日光鲜的外表,穿上粗布缁衣,有在石臼边舂米推磨,有在灶台前烧火做饭,或在油灯下纳鞋底缝衣裳……她两鬓跳动的斑白和眼里闪烁的光芒,无不触动我的泪腺,一股不知名的泪流奔涌而出。这是对潘玉珂先生中年境况的心疼,还是为潘玉珂先生放弃绚烂生活的惋惜,抑或是对潘玉珂先生人生选择的不解?对此我自己也不得而知,就



像我不知母亲原来光滑的脸庞,怎么就会刻上了那么多连绵起伏的皱纹一样。

这二十多年来,我们“霍童四朵金花”也像飞出巢的鸟儿,分散四处,沐浴着各自的阳光,淋着各自的苦雨,笑着各自的欢喜,痛着各自的伤悲,走着各自的人生戏路。但我们那时想起曾经的旧时光,心头都是温暖的。

我们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际遇。当面对突然降临的生活变故,面对扛不起的沉重负担,我们痛哭过、崩溃过,一了百了的念头也闪过。好在走投无路时,总有一股信念支撑着我们,顶住压力,毅然奋起,杀出一条路,使我们在经历中成长,在磨砺中感悟人生,领悟生命的真谛。

这些年来,潘玉珂先生就像一朵开在我人生路上的幽兰,只要有风吹过,便会阵阵清香扑鼻。潘玉珂先生也像一部厚重的大书,奈我如何也读不透。时至今日,我带着前半生的阅历再读潘玉珂先生,才有了对人生的粗略领悟。

去年初冬的一个午后,我再次回霍童。橘黄色的阳光洒在大地上,像铺着一面丝滑的锦绸,绵绵的温情也随之在心间氤氲。睡美人、霍童溪、溪畔联排的木房子、街头的大榕树、街尾的青石板、燕一家人、潘玉珂先生的老宅……在我意识里一一浮现,像老朋友一般亲切温暖。

我的双脚不由自主地走向霍童街尾。脚下的青石板已变成平坦的水泥道,两旁的土木房子有的已化身为卖糕点的小店,燕家的木房子已闭着大门,古建筑已修旧如旧,焕然一新。潘玉珂先生的老

宅也换了容颜,门楣上挂牌“潘玉珂书画艺术馆”。入门天井处摆放的七八盆墨兰,苍翠挺拔,使得春生满院。宅院古韵依旧,精致高雅的门窗雕花比往日增添了几多被呵护的光彩。

我惊诧于挂在老宅墙上的一幅幅墨韵飘香的书画。每一幅字画散发出一道道名叫生命的光芒,耀眼又柔软,刚强又坚忍。那幅挂在雕花窗棂边的竹燕水墨画,一根根直挺挺的线条勾勒出卓然挺立的竹子,与几只眼里有光,展翅飞翔的燕子,营造出深邃而又空灵的意境。再看那幅写着“龙吟”的字画,一笔笔初劲十足的墨线,流畅而稳健,字形刚劲而秀美,有猝然临之而不惊的坚毅,也有柔若观音的慈悲……每一幅作品的画面是黑白分明,自然纯朴,气韵悠长,像一股股清泉流入心底,激荡着我的思绪。在一幅幅书画作品中,我慢慢读到了潘玉珂先生的人生态度和生命意识。多年情动于中的疑惑,在那一瞬间释然了。

当年,潘玉珂先生书画艺术造诣已颇深,正处在艺术创作的高峰,踌躇满志,犹如一只展翅高飞的苍鹰。当面对家庭的变故时,是什么让她没有选择逃避沉重的负担,而是选择面对最真实的生活呢?原来,是她的“不能承受生命之轻”的生命意识。她早已悟透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压力,只有负担越重,生命就越真实存在。她不愿人生比空气还轻,不愿生命轻如鸿毛。哪怕“艺坛潜声”,也要负重前行。

潘玉珂先生是万花丛中的一缕幽香。潜其一声,芬芳一世。

机关幼儿园(外一首)

姚世英

女儿每天最大的期盼——
放学
无精打采的她牵着我的手
走到银杏树下
风吹起一只只黄蝴蝶
她就活了
其中一只落在地面,翅羽翕张
女儿小心地夹在画册中
它多像一枚敏感内向的心
多年后问起幼稚园的银杏树
女儿茫然
留在银杏树下的是一个父亲的身影
还有纷飞的诗意

婚姻是一件舒适的衣裳

妻子淘了一件白色纹波绸衫
狂喜的波浪冲击了我
生活的新鲜或新鲜的生活就这么简单
整天浸在情绪的泔水里
鸟鸣都是傻的

感谢上天赐我一件舒适的衣裳
整洁有序
散发阳光和空气芬芳的味道
特别是她
披上白色羽翎的刹那
我感觉到一双翅膀领着我
飘过人生的低谷
纠葛的影子烟消云散



雷雨甜

推开重重朱门,回溯到我与昆曲初识之际。那年,汉服文化潮流势如破竹,在“汉服热”的影响下,我央求妈妈为我置办一套刺绣华服。不承想仅是一次跟风,让我与这最古老的戏种相逢——我误买了一套昆曲戏服,本着将错就错的心理,又或是这点缀着珍珠的绸缎太过吸睛,我怎么也不舍得退掉它,打开浏览器,逐字搜索昆曲,为之惊叹。

在这灯红酒绿、浓妆艳抹的时代,这婉转悠扬的小曲儿无疑是清风一缕,荡去心中躁意。或许它没有秦腔那般铿锵有力,隔山有音,亦不如京剧那样醇厚高亢、家喻户晓,但它是诸多剧种发展的起源,是戏曲艺术中的珍品,称得上是“百戏之祖,百戏之师”。它好似一个被明朝匠人精雕细琢,积聚一整个王朝艺术结晶的宝藏,无数次被人埋藏,又一点点被人挖掘,数位名伶将其修修补补,使我有幸管窥得这中华文明瑰宝的一角。

抬眸见窗外秋风萧瑟,落叶卷风腾飞,古榕苍翠依旧。在金黄银杏树下徘徊,拾一片木叶,寄一曲情思。

五年的等待终于,父母带我踏上了找寻昆曲遗风之行。青石街巷,黛瓦粉墙,苏州城温婉而又大气,将中华文明的瑰宝悉数珍藏。“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昆曲声夹杂着软糯的吴音小调儿《茉莉花》贯穿街头巷尾,我脚踏轻云般走进昆曲馆。我订的位置在一排正中,这是我第一

这昆曲,“美刹”矣



次临场赏昆曲,并不是什么很大的戏台,木头架起的舞台近乎与地面持平。存好票根坐下,左手边是一杯热雾翻涌的碧螺春,右手随意卷起梨花案上的曲目单。从寻常的《牡丹亭》到《琴挑》,再到不太常见的诗歌、杂剧、散曲,它们无一不以昆曲的形式被传唱,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风采。

灯光骤暗,西洋乐器与传统古琴并奏,伴着场外的念白,杜丽娘循着光影缓缓

踱上木台。粉白的鸭蛋脸,梅红粉刷过的眼尾,额前是乌黑的“大簪”与七个“小弯”,后则是团着的细发。指尖微揉,尽显娇俏,满头珠翠水钻伴着灯光熠熠闪耀。足尖轻点,两垂别着绢花的线尾子扫过,粉红外袖如花绽放,戏服上一针一线绣出一片春光。米白颈领上亦做点缀,细金丝线衬出容光焕发。马面裙也不许一点儿马虎,只见那杜丽娘轻转时泛起银波流纹,她

时而唱着“这春光美刹”,为一曲春光感慨人生哀愁时而因柳郎一言掩扇似娇羞。

很难相信这七个世纪前的文化瑰宝如今可以活灵活现地在我眼前演绎。这归功于代代戏伶,他们传承,借鉴融合民族文化,为昆曲艺术添砖加瓦,使其焕发新的生机。

水袖甩过最后一扇,时间定格。曲终人散,我循灯光跟向后台。老板们坐在云纹木雕的妆镜台前卸去繁重的头饰,就着碧螺春侃大山。宁老板掩不住眉间得意向我们炫耀新收的“小花旦”,视频中的女孩儿不过十余岁,正磕磕绊绊地转着扇子,嘴里念念有词。林老板就居于市内一所中学教习昆曲,他们一圈中跑的最远的竟到了北京大学。思绪忽回明清,细斟昆曲,它好似未曾改变,又好似早已脱胎换骨。

繁冗复杂的纹饰结合明清的物质文化相辉映。于我,昆曲是不经意窥得的珍宝,是心中所好;于中华,昆曲用那动人的唱腔与技法向世人展示了其所蕴含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创造性、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它好似倒不尽的时间沙漏,将中华文明的细沙汇集,经时间流逝,世人修补创新积聚成一片茫茫昆曲文化的沙海,它纳百川,经久不衰。

而今,偶然得知,昆曲已搭上时代的列车再次冲出国门,约会“浪漫之都”巴黎,现场座无虚席。这古朴清丽的江南水磨调儿终是被传唱它的人们带向了世界。

艺苑情怀

故园情思

家乡戏台下有我

琪花瑶草

今年在家乡过春节,恰逢戏年。几乎按捺不住心中的惊喜与欢愉,欣然前往。

前面是加演,穿着戏服跳舞,有点不合时宜,因为是年戏,又多了个卖“元宝”的环节。终于,一个仙袂飞扬的女子,水袖轻拂,淡雅微红的双颊,莲花移步,十分吸引人。加上戏台电脑控制的背景,变幻多姿,旁边又显示唱文内容,如此甚好。台下的观众也是连声叫好。

翻寻记忆,光影交错的场景又浮上心头。记得小时候,我们很期盼戏年,在春节年初,只要戏班一来,我们小孩总是早早搬来凳子,去为大人占领有利位置。我看的不是戏,因为听不懂这些“唧唧呀呀”的唱词,顶多是凑个热闹,喜欢那种氛围,或者也只是戏台边上的零食吸引我,此时,大人很大方给一小笔的零花钱,买一些小零食。于是大家可以肆无忌惮地吃着爆米花、甘蔗、米糕什么的。

当然,台下的我们这些孩童奔跑嬉戏,也常常是为等着台上“天女”散糖。调皮起来,潜入戏班后台,偷窥宝贝儿的化妆、道具装备什么。运气好时,去偷戴着自己喜欢的头饰,我所盼的是凤冠霞帔。

小时穿着大人的衣裳,在自家的木楼上,也有模有样唧唧呀呀,我们年纪小的几个仅是丫环的小角儿,常常仰慕小姐姐“正旦”角儿,居然萌发长大去学唱戏的念头。

戏是没有唱成,一晃眼就是四十来年。回过神来,台上已换了另一个女子,这女子更加妩媚,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一颦一笑,举手投足,唯美典雅,极具灵秀之气。又一女子哭得梨花带雨,一转身,水袖长拂……挥散了缠绵,模糊了双眼,也曲终人散。凭栏听谁诉当年,古巷青砖留不住从前。依稀记得小村的戏台下,有我。

如今,家乡的戏台下,依然有我。是重温,抑或圆梦。有道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时光深处

下垵旧码头

搁在霞东宫沙滩上的福船聆听风吟,畅想破浪前行,终点与起点交互,或将重新梳理未来的航程。

晨昏绽放霞光,温暖下垵码头;涌动的潮汐,卷起思绪的皱褶,银光铺开,滟潏高悬的桅帆。

对面的岛礁,怀抱一湾血浓于水的海峡。鸥鸟穿梭的海岸,沿着父辈宽厚的掌心,连接智慧线的无畏,迎面潮起潮落的苦乐与悲喜。

渔民作业区,写一片云淡风轻,汽笛声中,先辈的马车喧嚣走入记忆,拉网小调重续归去来兮的讨海故事。石头的秉承,有父辈坚硬的骨骼,风来雨去托付终身。带着远航的期许,码头依然是一艘劈波斩浪的船,哪怕狂风骤雨,也有登岸的方向。时间勾出一座迟暮的村落,码头向海而生,航行亦将有了新的使命,在汪洋中标注诗与远方,而渔村之上,跨海高铁已绘出时代的凌空图谱。

玉沙湾海滩

海门深处的浪花,沿四季的潮汐盛开,金色的风,吟咏跌宕的蓝色诗行。

一滴水可汇成海,一粒沙能积聚成塔;邂逅玉沙湾,心里装帧蓝白相间的风景。

一串串、一行行,沙地的脚印如蝶,马鞍藤盎然其间。敞开心扉,我和沉默的礁对视,匍匐在芸芸众生里,看潮来潮往的起落境遇。

鸥鸟翩翩,掠过岬角;阳光下喋喋私语,与岩石耳鬓厮磨,生硬的风有了甜蜜的柔情。

渔村泊在惠南海湾,枕着波涛,翕张吐纳,裹挟一缕波澜壮阔的千年乡愁——景炎年间,前方的獠窟湾,怆然的悲歌,止不住南宋末帝海上逃亡。

三湾十二港,“海丝”梯航万国的商船列阵。

大明王朝,回族村口“接官亭”,留下郑和下西洋登岸拜谒穆斯林的虔诚。

三百年前闽海沿岸,挥师收台的鼓角相闻。

岁月不居,大浪淘沙;弯弯的海滩,握一把金黄的镰刀,收割历史的恹恹回声。

玉沙湾,搁在海峡西岸,吹响天籁般笛声;那海之恋、风之舞、贝壳广场,簇拥成海湾的似锦繁花。

后港村古街

沾染月色的古街,如水浮动时光的邈

远,石壁的藤蔓和古榕隔空对话,无声践约,许以残墙拱手作揖。

五脚基的石柱,不再光鲜,淤积岁月的风霜;矢志的直立,撑起风雨无阻的万丈雄心。

耕海牧田,追逐昼夜的希望。窗口飘过的炊烟,渔火点亮的向往,是村庄千年守望相助的温暖。

鹅卵石打磨光滑的路面,在古街拐角,触摸岁月深处的风华。

阿公门前一壶浊酒,邀来一片星月对酌,醉了天地醉了大海;阿嬷灯下穿针引线,写满生活的严丝合缝,补了白天补了黑夜。

一里长近百间商铺,上演一座村庄的传奇,在石头砌垒的空间下,品尝千帆纵横和渔村的酸甜苦辣。

白石、绿榕不曾离弃,哪怕古街的喧闹归于宁静,这段途途,依旧丈量久违的勤勉家风。

盘根错节的古榕,根须长满青春和烂漫,在敞开的窗口旁逸斜出,似乎有双水灵的眼睛,透过枝叶摇曳着赧的红晕。

隘门、石头、绿树依偎,那“杏圃”“信兴”列店成街,门户敞开心扉,沿着墙面砖石的脉络,在缝隙里找回家族行派和相濡以沫的骨肉至亲。